

中东欧国家周报

【马其顿外交周报】

影响马其顿国名争端的主要因素

Anastas Vangeli

(2018年3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马其顿】影响马其顿国名争端的主要因素

简介

关于马其顿和希腊（Greece）之间的国名争端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多种复杂的解释。但实际上，这一问题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才被视为国际冲突的象征。希腊并未对“马其顿”这一国名正式提出反对意见，当时的马其顿是南斯拉夫（Yugoslav）王国的一部分，后来又成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的一部分。国名争端问题的本质既与马其顿追求国家独立有关，也与当时马其顿独立的背景有关。本篇简报讨论了导致国名争端和争端升级的因素及其过程。这些因素在国名争端的历史背景中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并一直延续至今，仍然是当今争端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也是解决国名争端的主要障碍。

国名争端的主要特征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马其顿分离主义（主要支持马其顿从南斯拉夫联邦独立）备受争议，并遭到当局镇压。分离主义支持者被视为一种威胁，多次遭到迫害和流放。然而，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主义进一步

发展、斯洛文尼亚 (Slovenia) 和克罗地亚 (Croatia) 要求财政自治，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民族主义在公众辩论中占据上风，在溢出效应之下，马其顿的分离主义不仅被接受，而且成为主流思想，并得到马其顿共产党领导层的支持。一党制的废除和多元化的引入进一步促进了马其顿民族主义的发展。随着新政党政治空间逐渐开放，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很容易在选举中获得大量选票。同时，民族主义政党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可以代替主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的治国理念，也迫使共产党人采用更民族主义式的话语。

包括国名争端在内的问题，已成为马其顿自独立以来的核心政治问题。回顾马其顿近期历史，尽管赢得选举的政党在纯经济平台（如 2006 年由格鲁埃夫斯基 (Gruevski) 领导的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民族统一民主党 (VMRO-DPMNE) 或反腐兼经济平台（如由扎耶夫 (Zaev) 在 2016 年领导的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 (SDSM) 上运作，但在结束执政时都深陷国名争端问题，成为这些政党执政的一大标志。格鲁耶夫斯基未能与希腊达成协议，随后便采取对抗政策（企图复兴古代马其顿的荣耀）。到目前为止，扎耶夫已将他的大部分政治资本投入到寻求国名争端的解

决方案（无有效结果），因此未顾及格鲁耶夫斯基有关复兴古代马其顿的观念以及马其顿民族主义的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马其顿民族主义与南斯拉夫政治的民族化进程有关。另一方面，马其顿政治民族化受其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影响（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重要的是，马其顿领导人不仅对建立独立的马其顿共和国更加直言不讳，而且对保护邻国内的马其顿民族（比如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尤其是希腊境内的马其顿族人）也更为关切。这种观念以渴望统一国家的民族主义形式彰显，并转化为与保加利亚和希腊之间的领土争端（重要的是，这些主张从未形成政策）。尽管如此，由于马其顿领导人的言论日益强烈，并且考虑到马其顿人在 20 世纪 40 年代在希腊内战中发挥的作用（当时他们站在共产党的一边，希望与希腊分裂而加入广阔的南斯拉夫地区、巴尔干社会主义联邦），斯科普里（Skopje）有关保护外部少数民族的主张开始被视为对希腊国家安全的威胁。20 世纪 90 年代，马其顿出台的宪法修正案，明确放弃了保护外部少数民族的主张，但人们仍然可以通过言论发现其踪影，特别是在马其顿侨民和该国某些群体中，这更加剧了希腊人的恐惧。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随着维尔吉纳（Vergina）地区以及马其顿菲利普二世（Phillip II，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的墓地被发现之后，一种新型国家话语在希腊萌生——主要以马其顿境内的希腊地区为中心展开讨论。对于希腊政府而言，马其顿新发现的相关性和象征性资本为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即通过复兴古代的辉煌进一步要求更多领土和国家权利，同时也赋予马其顿地区的居民新的意义。许多希腊的马其顿人来自蓬托斯（Pontus），也就是今天土耳其（Turkey）的一些城市。他们随着战后的人口流动，于 20 世纪初抵达如今的北马其顿地区并定居下来。与希腊人相比之下，这些人的生存状态不佳，因而马其顿地区成为希腊境内的一个边缘地区。然而，古代的荣耀一旦复兴，该地区便会成为希腊民族的中心。因而，希腊政府就必须对来自北方的竞争做出回应。马其顿的罗马化也阐明了更适于解决当下希腊与马其顿之间争端的方法。它还揭示了希腊北部居民与雅典及其岛屿上的居民相比，原则上希腊北部居民对国名问题的敏感度更高的原因。

海外马其顿群体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了马其顿与希腊之间的紧张局势。在宣布从南斯拉夫独立之前，马其顿社会主义领导层并未与希腊领导层就国名问题产生正式冲突。

在社会和广泛的政治层面确实存在冲突，但这些矛盾并不足以形成某些政治议程。但自相矛盾的是，最强烈的冲突发生在海外社区。20 世纪 80 年代，人类学家洛伦丹佛斯（Loring Danforth）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一场足球比赛中追溯了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的第一次重大较量。冲突的起因是以种族归属为基础的粉丝团使用马其顿名称和古代马其顿的象征。从那时起，海外群体之间的矛盾就一直存在。甚至在 2018 年，有报道称澳大利亚（Australia）内有组织的希腊和马其顿团体之间发生了冲突。

马其顿侨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古代马其顿的记叙——导致 20 世纪 90 年代马其顿分裂及马其顿民族话题新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海外马其顿人群体高额海外汇款带来的特殊杠杆效应，使其继续成为塑造当今政治议程的关键因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内战结束后，从希腊逃离的马其顿族人及其后裔是马其顿侨民中重要而赋有影响力的一部分人。作为难民，他们仍然有权收回自己在希腊的财产；此外，希腊于 1912 年征服马其顿南部地区之后，他们还经受了希腊国有化政策带来的苦难。他们认为马其顿人参与希腊内战只是为了争取马其顿的解放。在铁托与斯大林决裂之后，他们对南斯拉夫的统治感到失望。所以，对于这些难民来说，马其顿的历史仍然象征性地削弱了马

其顿人的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人）身份认同感。马其顿人自认受到希腊迫害的想法根深蒂固。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其顿族难民及其后代不但认可了这段叙事，而且还成为这种观点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甚至形成了对希腊最具攻击力、有时甚至是报复性的立场。这也成了希腊视马其顿民族主义为潜在威胁的证据。

地缘政治亦在国名争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马其顿与希腊之间的历史沿革以及海外侨民的历史发展是国名争端的先决条件，同时也必然导致国名争端。在国家政治稳定时期（1991年之前），这些因素没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只影响了一些政治言论或措辞，但未对政策产生影响。然而，该地区的安全局势在90年代恶化后，政治言论本身就成为一种危险。南斯拉夫战争爆发就足以证明，政治主张很容易转化为军事行动。但对于希腊来说，这不足以造成对马其顿本身的恐惧（因为马其顿必须首先从南斯拉夫和平解放）。希腊更担心的是它与土耳其之间紧张关系的升级，进而使塞浦路斯（Cyprus）问题雪上加霜。同时，希腊与土耳其之间局势紧张、濒临战争爆发。马其顿宣布独立后，土耳其最早以宪法名义承认这个新共和国，并承诺为其提供无条件政治支持的国家之一。土耳其的做法令希腊无比担忧。因为，尽管马其顿独立或许不对希腊构成首当其冲

的威胁，但可能激化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矛盾。2018年，随着希腊与土耳其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土耳其在国名争端问题上更加直言不讳，明确表示支持马其顿，并不断加深希腊的忧虑。

将政治话语转化为政策措施至关重要。从历史上看，虽然希腊政治家有理由对马其顿独立感到担忧，但国名争端为新的民族主义言论提供了发展的土壤，政客可以利用这种言论动员民众，获得大量民众支持，以及在选举中收获可观的选票。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马其顿在民主化进程中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一样，民族主义者的出现也导致了意外的后果。希腊的多党制制度也意味着，希腊政党可以制定基调并为马其顿这一新诞生的国家制定最适当的战略。此外，从执政能力上来说，希腊领导人懂得如何赢得民众的支持，或通过提出更重要的议题来分散民众的注意力。最近几年，国名争端就帮助政府转移了民众对经济危机以及腐败问题的不满。反对势力总有理由批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够尽职尽责。激进左翼联盟—统一社会阵线（Syriza）政府采取了更具建设性的措施，所以希腊新民主党（Nea Demokratia）当下境况不容乐观。因遭受国际羞辱而感到绝望之际，国名争端或许仍是希腊可以掌控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最新的发展情况。

最后一点也尤为重要。国名争端已经成为一种不对称的冲突，其主要特征为希腊将马其顿得到国际认可并融入其中复杂化。希腊的做法会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例如 20 世纪 90 年代希腊对马其顿实施经济禁运，后来被国际法庭判定为非法措施。实际上，希腊凭一国之力无法利用这种杠杆，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默许和接受。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希腊的反对（以及国际社会的认可），马其顿的独立因国名争端未能得到国际社会、国际机构的承认。今天，尽管国际法庭默许了希腊的一些非法行动——例如阻止马其顿加入北约（NATO），尽管 1995 年为解决一些法律问题出台了《临时协定》（the Interim Agreement），国名的制定仍旧被广泛视为一个严重、有待解决的问题，进而促使希腊的立场合法化（国际法庭称，他们忽视了希腊违反该协定的事实）。欧盟已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国名问题是马其顿加入欧盟的政治障碍，因此，国家名称成为马其顿加入欧盟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事实上，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以其宪法名义承认了马其顿，包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但欧洲大国（首先是德国、法国和英国）并不承认其独立，并坚持这一立场。因此，即使马其顿共和国能够临时以“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名义加入国际组织（加入了联合国），但从政治上来说，这种行为不会得到支持。反

过来，这使得国名问题不仅成为马其顿与希腊之间的双边争端，更成为与马其顿自身密不可分的问题。

结论

马其顿和希腊之间之所以出现国名争端，是因为马其顿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其特定国家身份标识的使用（首先是国名）被希腊视为威胁。这场斗争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出现，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形成了两国之间象征性的冲突，几个影响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界的（重新）界定和政治动态（特别是国有化进程和人口流动）的影响。希腊在巴尔干战争之后征服了马其顿部分地区；希腊内战的余波（特别是马其顿族曾支持共产主义，并从希腊国土中脱离的事实）；两国政治家使用民族主义话语；侨民的角色；南斯拉夫战争的影响以及希腊—土耳其关系紧张；最重要的是，国际社会承认希腊的立场并给予其合法性。这些因素都持续影响着当前国名争端的发展。

（作者：Anastas Vangeli，翻译：裴梓原，校对：赵纪周，审核：刘绯）